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理學類編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王鍾泰

謄錄監生臣朱鎮

理學類編卷七

明 張九韶 撰

性命

中庸曰天命之謂性　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形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又曰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性也蓋天之所以賦予

萬物而不能自已者命也吾之得乎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物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雖有氣禀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至善而非若荀揚韓子之云也又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誥勑之類性便是合當做底職事如

主簿銷注縣尉廵捕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所習尚或寛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如縣尉捉得賊情便是發處性只是仁義禮智

程子曰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　朱子曰命猶誥勑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又曰天之生此人如朝廷之命此官人之有此性如官之有此職

邵子曰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

物之謂理

朱子曰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

朱子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即是理以其在人所稟故謂之性嘗譬之命字如朝廷差除性字如官守職業故伊川言天所賦為命物所受為性其理甚明故凡古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三綱五

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性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畧無餘矣非虛語也

問天與命性與理四者之別天則就其理之自然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所得以生者言之理則就事事物物各有其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是如此否朱子曰然

右論性命之理　愚按北溪陳氏有言性命

只是一箇道理不分看則不分曉只管分看不合看又離了不相干涉須是就渾然一理中看得有界限不相亂所以謂之命謂之性者何故大底性只是理然人之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有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張子曰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朱子曰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耳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朱子曰情者性之

動也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而不可以為惡則性之
本善可知矣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
才性既善則才亦善人之為不善乃物欲陷溺而然
非其才之罪也或問情與才皆善如何曰情本自善
其發也未有點注何甞不善才只是資質亦無不善
譬物之未染只是白也又曰孟子所謂性善者以其
本體言之仁義禮智之未發者是也所謂可以為善
者以其用處言之四端之情發而中節者是也盖性

之與情雖有未發已發之不同然其所謂善者則血脉貫通初未嘗有不同者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意伊洛諸君子之所傳而未之有改者也　真氏曰善者性也而能為善者才也性以體言才以用言　饒氏曰孟子是指那好底才說如仁之能愛其親義之能敬其兄所謂良能是也

程子曰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

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朱子曰性即理也一語自孔子後無人見得到此伊川此語直是攧撲不破性即是天理那得有惡又曰理是天地間公共之理人稟得便為性所有

張子曰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朱子曰性本善故順之而無不善本無惡故反之而後為惡非本無定體而可以無所不為也

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汎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為我所有故謂之性性字從心從生是人生來具是理於心方名之曰性其大目只是仁義禮智四者而已得天命之元在我謂之仁得天命之亨在我謂之禮得天命之利在我謂之義得天命

之貞在我謂之智性與命本非二物在天謂之命在人謂之性

右論本然之性　愚按本然之性天地之性也天地之性有善而無惡故孟子言性必道性善而先儒以為發聖賢之所未及者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程子曰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若言其本則性即是理理無不善孟子之言性善是也何相近之有哉　朱子曰此所謂性

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但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於是始相遠耳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

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出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

故不是善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出來　朱子曰程子説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纔説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墮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也　黄氏曰所譬水處尋常作兩截看猶水流而就下一句以就下譬性之善孟子所謂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者也此結上文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説以下一段之意皆水也又是發端别説人生

氣稟不同而性亦隨異故有此五者之分有無所汙者氣之清明純粹者也有未遠而漸濁有已遠而方濁有濁多有濁少觀其文勢皆以有字冠其上則可見矣　真氏曰黄氏氣稟不同性亦隨異之云最得此段之意盖人之氣稟有至善而不可移奪者有善少惡多而易於移奪者有善多惡少而難於移奪者又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

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
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
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
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
昭矣

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
是　朱子曰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却無安頓處且如
一勺之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此論所以

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又曰論性不論氣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無以見義理之同

葉氏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程子曰性即理也理則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學而知之

則氣無清濁皆可至於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　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為密蓋氣質所稟固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省也

程子曰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　朱子曰性與氣皆出於天性即是理氣則已屬於形象性善人所同氣便有不齊處　葉氏曰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

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

人說到又曰天地之性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以理雜氣而言又曰性譬之水本皆清也以淨器盛之則清以汚器盛之則濁澄治之則本然之清未嘗不在

張子曰性於人無不善繫於善反與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不善反者也

或問氣質之性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

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

問惡是氣稟程子云亦不可不謂之性何也朱子曰既是氣稟惡便牽引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付在氣稟上又曰性本善今乃惡亦是此性為氣所汩正如水

為泥沙所混不成不喚作水

朱子曰性是天賦與人只一同氣質所稟却有厚薄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是氣質上來　黄氏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不善也

南軒張氏曰原性之理無有不善人物所同也論性之存氣質則人稟天地之精五行之秀固與禽獸草木異然就人之中不無清濁厚薄之殊而實未嘗不相近也

雙峰饒氏曰朱子嘗與勉齋言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氣不用事蓋此時惡自沈在下面善之本體呈露少焉接物便打動了性譬之水方其澄靜之時清底在上濁底在下少間流出清底先出來流來流去濁底亦

隨後出但聖人純是清底聖人以下則有清多底有濁多底清多者便是氣質之美

右論氣質之性　愚按氣質之性亦自天地之性而出但屬乎氣禀則有善不善之殊故先儒謂本然之性與氣質之性亦非判然兩物是也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禀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之心

問心有善惡否程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主於身為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之水只可謂之水至於流而為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却謂之流也　朱子曰性無不善心之所發為情却或有不善說不善非心亦不得却只是心之本體無不善其流而為不善者皆情之感於物而然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物者身之舟車　朱子曰邵子所說較之橫渠心統性情尤密真不易之論問性如何是道之形體曰道是凡言性是就自家身子說道在事物之間如何見得只就這裏驗之性之所在則道之所在也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性之中又曰理之在心即所謂性故曰心者性之郛郭　北溪陳氏曰心只是箇器一般裏面貯底物便是性康節謂心者性之郛郭盖郛郭者

心也郛郭中許多人煙便是心中所具之理相似所具之理便是性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又曰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

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上二句是總說下二句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

細分說得密耳且太虛便是這四者之總體而不雜乎四者之言氣化者那陰陽造化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理便隨在這裏若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有此水方印得天上月影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知覺　定宇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

於淺今曰太虛則虛空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者氣之化也化化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太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之性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耳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　北溪陳氏曰虛是以理言理與氣合遂生人

物受得去成這性於是乎方有性之名性從理來不離氣知覺從氣來不離理合性與知覺於是乎方有心之名

五峰胡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五峰此說不是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真氏曰誠者真實無妄之理天之命於人人之受於天惟此而已故曰誠成天下之性凡天下所有之理莫不具于一性之中

故曰性立天下之有情者性之動也效如爻者效也之效天下之理不能無變動卦之有爻所以像之性之有情亦猶是也未發則理具于性既發則理著於情情之動雖因乎物所以不能無動則理也故曰情效天下之動仁義禮智性之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之德性情之德雖具而發揮運用則在此心而已故中庸論大本達道必以戒懼謹獨為主蓋該寂感貫動靜者心也心得其正然後性之本然者全而情

之發亦中節矣故曰心妙性情之德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性則心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朱子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太極陰陽自陰陽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氣之流行性為之主性之流行心為之主

朱子曰捨心則無以見性捨性又無以見心故孟子言

心性每每相隨性是心所有之理心是理所會之地

朱子曰性只是理情是流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即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則水之靜情者水之動欲則水之流而至於泛濫者也才則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其流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

朱子曰有是形則有是心而心之所得乎天之理則謂之性性之所感於物而動則謂之情

朱子曰性情字皆從心古制字必是有意

問心性之别朱子曰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便是盛貯這理底心屬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向父母則有那孝出來向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是心

或問心性之别朱子曰這箇極難說且是難為譬喻如伊川以水喻性其說本好却使曉不得者生病心大

概似箇官人天命即是君之命性便如執事一般此亦大槩如此要自理會得如邵子云性者道之形體蓋道只是合當如此性則有箇根苗生出君臣之義父子之仁性雖虚都是實理心雖是一物却虚故能包含萬理這要人自體察始得

朱子曰在天為命稟於人為性既發為情此其脉理甚實仍便分明易曉惟心乃虚明洞徹統性情而為言耳據性上說寂然不動處是心亦得據情上說感而

遂通處是心亦得

朱子曰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

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盖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静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静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際是敬也固以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静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

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亦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亦感而未嘗不寂寂而遂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

右論心為性情之主　愚按論心為性之主則涵養此性使仁義禮智常存於中是心統性也論心為情之主則節制此情使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是心統情也故先儒嘗謂心猶

將也性猶在營之軍情猶臨陣之軍皆將實統之則心為性情之主可見矣

理學類編卷七

理學類編卷八

明 張九韶 撰

異端

韓子曰周道衰孔子没火於秦黄老於漢佛於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

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則庶乎其可也

程子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為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漏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佛老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

之所以廓如也

程子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謂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于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

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程子曰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内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于枯槁踈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為隘也

程子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謂敬以直内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内者要之其本亦不是

程子曰釋氏本怖死生為利豈是公道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其上達處豈有是也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為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為善

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偽教而人可化乎

程子曰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

程子曰佛氏不識隂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　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隂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為

輪迴為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以問程子程子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

或謂佛之理比吾儒為徑程子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求徑則是冒險阻犯荆棘而已耳

程子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只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

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

程子曰聖賢以生死為本分事無所懼故不論死生佛之學為怕死生故只管說不已下俗之人固多懼易以利動楊墨之害今世已無之道家之說其害終小惟佛學今人人談之瀰漫滔天其害無涯

程子曰釋氏之學不可道他不知亦儘極乎高深然要

之宰歸乎自私自利之域何以言之天地之間有生便有死有樂便有哀釋氏却言免死齊煩惱卒歸乎自私老氏之學更挾些權詐若言與之乃意在取之張之乃意在翕之又大意在愚其民而自智秦之愚黔首其術盖出於此

程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莊周强要齊物然而物終不齊也問莊子齊物論如何曰莊周之意欲齊物理物理從來齊何待莊周而後齊若齊物形物形從來

不齊如何齊得

程子曰莊周言遊方之内遊方之外方何嘗有内外如此則是道有隔斷内外各是一處也豈有此理

張子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

張子曰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為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輙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或者指遊魂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自其説熾傳中國

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

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圖誑誘飯僧設道場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為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為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血氣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

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
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
人死而復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
閻羅等十王治罪不學者固不足言讀書知古者亦
可以少悟矣
致堂胡氏曰佛者之言其道也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今夫人之所以為人異於禽獸者為其有夫婦父子
君臣也玆三者性邪非性邪若以為非性則佛固人

耳不能捨是三者而有已也以為性邪則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為心也且自侈其道以為廣大慈悲無與對者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虫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而獨於夫婦父子君臣則必斷棄除捨不得與蛇虎蚊虫為比其廣大慈悲又安在哉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從

故人亦未必信楊氏一向為我超然遠舉視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為說雖甚高然亦人難學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人言孟子不闢老氏不知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後世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墨氏然此說淺近未是他深處後因達摩過來初見梁武帝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老莊之

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精妙然只是不是耳

問釋氏之空與老氏之無同否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徼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

朱子曰老氏欲保全其身長生不死釋氏又却全不以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陽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或問佛與老莊不同處曰

老莊滅絕倫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

朱子曰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天下只是這道理終是走不得如佛老雖是滅人倫然自是逃不得如無父子他却拜其師為父以弟子為子長者為師兄少者為師弟但他只護得箇假底聖賢便是存得箇真底

朱子曰道家之學出於老子其所謂三清蓋倣釋氏三

身而為之耳佛氏所謂三身法身者釋迦之本性也報身者釋迦之德業也肉身者釋迦之真身而實有之也今之宗其教者遂分為三像而駢列之則既失其指矣而道家之徒欲倣其所為遂尊老子為三清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而昊天上帝反坐其下悖戾僭逆莫此為甚且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

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釋老之學盡當毀廢假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但當自祀其老子關尹莊子列子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天地百神自當領於天子之祠官而不當使道家預之庶乎其可也

朱子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道家之書只老子莊列

及丹經而已丹經如參同契之類然已非老氏之學清淨消災二經皆模倣釋書而悞者度人經生神章皆杜光庭譔最鄙俚是北斗經蘇子瞻作儲祥宫記說後世道者只是方士之流其說得之

朱子曰釋老之書極有高妙者句句與吾儒同但不可將來比方譔煞人事因舉佛氏之言與吾儒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他是甚麽樣見識今區區小儒怎生出得他

手宜其為他揮下也

朱子曰佛老之說不待深辨而明只廢三綱五常一事

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朱子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

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

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故首尾與

之不合

朱子曰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如此則若是箇殺人的賊一尊向他便可生天矣

或問浮屠氏既不足信然世間人為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為惡者滿天下若為惡者必待死而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

問佛家言刼數如何朱子曰他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其書云到末刼人皆小先為火所燒成刼灰又為風所吹又為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隂陽便恁地亂道

朱子曰釋氏地水火風之說粗言之地便是體水便成魄火風便是魂他也是見得這魂魄模樣

朱子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實氣又恐是腐葉飛蟲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

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葉妙喜在一處見先令人撲之得一小蟲如蛇樣而甚細僅如布縷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耳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耳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迷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逕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荊棘塗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楊庸成曰佛固西夷之英蓋將以身化其國人慈悲惻怛淡泊無欲布施捨身粗衣蔬食凡其動作語言皆欲以止其國中之亂且彼見華夏之人膠膠役役日以事物嬰心於是鼓其誕說以解釋其迷惑持作用是性之說即以為妙道之所存持

無所染著之說即求以超乎無有之表世之髙才明智見其遺去物累一歸於空靡然從之反謂西覺之妙勝于吾儒不知聖人之教每因人之性而不咈焉故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皆不可須臾離者今其言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夫婦而求所謂清淨寂滅者其徒桀黠者又從而廣之曰但願空諸所有不願實諸所無吁兹非所謂號空不踐實者歟

唐太史令傅奕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啓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則不然葢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若畏名之累已而不

敢盡其為善之力則其心亦已不公而入於惡矣至於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釋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茍且之兩閒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甚矣

揚子曰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沒黄帝堯舜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

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谷永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奸

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景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絶而不語 真氏曰谷永此言足以盡方士欺誑之情矣然則永所謂天地之性萬物之情者何也曰天地雖大萬物雖多其所不能違者陰陽而已故春夏不能常春夏而有秋冬焉旦晝不能常旦晝而有暮夜焉闔闢之循環往來之更代此天地之性也榮必易之以悴盛必繼之以衰有終

則有始有死則有生此萬物之情也天地以體言故曰性萬物以用言故曰情人在天地間是亦一物耳而為神仙之學者則曰吾能長生不死有是理乎

歐陽公曰自古有道無仙而後世之士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仙而妄學仙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理也生而不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古聖賢之所同也後世貪生之徒為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

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内於是息慮絶慾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内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慾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致堂胡氏曰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公孔子耳老聃之言獨善其

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問神仙飛昇之說有諸程子曰若謂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爐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為

此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豈能延年使聖人肯為周孔為之矣

人有語導氣者問程子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常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朱子曰氣久必散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安期生其後不復說唐以來說鍾呂今又不復說看得來他亦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終久亦不能不散

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祕

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藏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瓜山潘氏曰此言神仙之流憑生怖死盜竊天機强陽消陰以為長生不死之計也夫人之生世有生有死乃理之常吾儒之道生順死安或壽或夭修身以俟之何必苦欲偷生於天地間邪

真氏曰神仙之說自戰國始燕齊之君嘗求之不驗矣而秦皇復求之秦皇求之不驗矣而漢武復求之以

漢武之髙明英傑而長生不死之欲一動乎中遂為方士之所愚惑猶玩嬰兒於股掌之上豈不異哉

真氏曰使仙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也明矣縱求而得之裔戎荒幻之教不可以治華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邪漢武貪仙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戹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

鶴林羅氏曰道家之教宗老莊其後乃有神仙形解飛昇之說方士煉丹保形之術然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吾既無身而有何患莊子云吾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匡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又髑髏謂莊子曰子欲聞死之說乎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

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是老莊之意以身為贅以生為苦以死為樂也今神仙方士乃欲長生不死正與老莊之說背馳矣佛家所謂生滅滅已寂滅為樂乃老莊之意也歐陽公云道家乃貪生之論佛家乃畏死之論此蓋未嘗深考二家之要指

也老莊何嘗貪生畏死何嘗畏死貪生畏死之說僅足以排方士而已韓文公歐陽公皆不曾深看佛書故但能攻其皮毛唯朱文公早年洞究釋氏之旨故其言曰佛說盡出老莊今道家有老莊書不看盡為釋氏竊而用之却去倣傚釋氏作經教之屬譬如巨室子弟所有珍寶悉為人盜去却去收人家破甕破釜此論窺見其骨髓矣唐傅奕亦曰佛入中國孅兒幻夫摸擬莊老以文飾之則古人亦嘗有是言矣

右論佛老神仙　愚按異端之說首見於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先儒釋之曰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別為一端如楊墨是也謂之如則非止楊墨二氏而已盖自夫子没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邪說横流異端並起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世之甚也由孟子之言而楊墨之道息韓子推其功不在禹下為是故也自秦漢以來至于今佛老之說日

新月盛亦屢有攻之者矣然攻之暫破而復興撲之未滅而愈熾何也以其死生禍福之說足以惑人也故是編獨詳於佛老神仙而於楊墨諸子略焉

顔氏家訓曰陰陽說云辰為水墓又為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喪家朔望哀感彌

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

顔氏曰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彼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所當加也

唐太宗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刊定才皆為之序質以經史其序宅經曰近世巫覡妄分五姓如張王為商武庚為羽似取諧韻至於以

柳為宫以趙為角又復不類或同出一姓分屬宫商或複姓數字莫辨徵羽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其序禄命曰禄命之書多言或中人乃信之然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族何必俱當六合今亦有同年同禄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更異此皆禄命不驗之著明者也其序葬書曰古者卜葬蓋以朝市遷變泉石交侵不可前知故謀之龜筮近代或選年月或相墓田以為窮達壽夭皆因卜葬所

致按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司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朝而窆不毀則日中而窆子産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今以妖巫妄言遂於擗踊之際擇地選時以希富貴或者云辰日不可哭泣遂莞爾而對弔客或云同屬忌於臨壙遂吉服不送其親傷教敗禮莫斯為甚

程子曰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非陰陽家所謂禍福者也地之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若培壅其根而枝葉茂理固然矣地之惡者則反是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父祖子孫同氣彼安則此安彼危則此危亦其理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不亦泥乎甚者不以奉先為計而專以利後為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

司馬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勑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以為子孫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盡係於此而其術又多不同爭論紛紜無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乃使殯葬實能致人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而自求其利也悖禮傷義無過於此

羅氏曰古人建都邑立室家未有不擇地者如詩所謂望楚與堂降觀於桑度其隰原觀其流泉書所謂達觀於新邑營卜瀍澗之東西盖自三代時已然矣余行天下凡通都會府山水固皆翕聚至於百家之邑十室之市亦必倚山帶溪氣象回合若風氣虧疏山水飛走則必無人煙之聚此誠不可不擇也乃若葬者藏也藏者欲人之不得見也古人之所謂卜其宅兆者乃孝子慈孫之心謹重親之遺體使異日不為

城邑道路溝渠耳借曰精擇亦不過欲其山水迴合草木茂盛使親之遺體得安耳豈藉此以求子孫富貴乎郭璞謂本骸乘氣遺體受蔭此説殊未通夫銅山西崩靈鍾東應木生於山栗芽於室此乃活氣相感也今枯骨朽腐不知痛癢積日累月化為朽壤矣豈能與生者相感以致禍福乎此決無之理也世之人惑璞之説有貪求吉地未能愜意至數十年不葬其親者有既葬以為不吉一掘未已至再至三者有

因買地致訟棺未入土而家已蕭條者有兄弟數人惑於各房風水之説至於骨肉化為仇讐者凡此皆璞之書為之也且人之生貧富貴賤賢愚壽夭稟賦已定謂之天命不可改也豈冢中枯骨所能轉移乎若如璞之説則上天之命反制於一抔之土矣楊誠齋嘗言郭璞精於風水宜妙選吉地以福其身利其子孫然璞身不免於刑戮子孫卒以衰微則其説已不驗於其身矣而後世方且誦其遺書而尊信之不

已惑乎

沈顏曰古者國家將有事乎戎祀必先擇時日以定其期是用備物於有司習儀於禮寺俾臻其慮而戒其誠非所以定吉凶決勝負也後之惑者不詳其故推考時日妄生穿鑿斯風不革拘忌益深致使凡庶之家將欲開一溝隍折一葭葦必待擇日而後為之構一衡宇雜一榛蕪必審方位而後為之且吉凶由人焉係時日故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一之於天之

所為而已矣惑者不知其在人也有一不吉則歸罪於時日矣且以不謀之將不練之士有能以日時勝者乎不耕之土不實之穀有能以日時種者乎是皆不能也則時日於人何有哉

右論陰陽家之說　愚按陰陽家之說自太史公以來有之矣其言曰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太順不可失也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與太卜待

詔爲郎者同署言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厯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乙家曰大吉辨訟不决以狀聞制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爲主人取於五行者也由是言之則陰陽之術其來久矣諸家所說吉凶不同自古如此又况數千百載之下其說愈多其吉凶愈舛又可得而盡

信之乎

荀子曰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君子謂之吉小人謂之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古之人無有

也學者不道也

皮日休曰今之相工言人相者必曰某相類龍某相類鳳某相類牛馬某至公侯某至卿相類禽獸者則富貴也意立形於天地分性於陰陽其貴者不過人耳焉有真人形而貧賤類禽獸而富貴哉又曰聖人之相人也不差忽微不失絫黍言其善必善言其惡必惡言其勝任必勝任今之人不以是術行其心而區區求子卿唐舉之術居其窮處其困不思以道達

不能以德進言其有位必翻然自負坐白屋有公侯之恣食藜藿有卿相之色葢不能自相其心也或有士居窮處困望一金之助已有没齒之難有妄誕之人自稱精乎卿唐舉之術取其金易於反掌有能以聖賢之道自相其心哉

東萊呂氏曰孔子以前相術固已槩見於世矣若周叔服相公孫敖之二子一言其必食子一言其必收子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福也子文及叔向毋見越椒伯

石之始生一言其必滅若敖氏一言其必喪羊舌氏是以相而預言人之禍也數十年之後福焉而福禍焉而禍無一不合蓋曲伎小術豈無或驗乃若吾夫子之門自有相法非卜祝所誦之相書也申申夭夭即孔門相容貌之術誾誾侃侃即孔門相言語之術躩如翼如即孔門相步趨之術勃如怡如即孔門相顔色之術一部一伍一占一候毫釐不差季咸唐舉許負之術至是皆敗矣

右論相人之術　愚按相者視人之狀貌而知其吉凶貴賤者也而妄誕者多以此惑世人故荀子作非相之篇以論之而東萊呂氏乃謂彼挾相術以苟衣食者卑冗凡賤而荀卿乃親屈儒者之重以與之辨何其不自重也因附著其說于此

漢光武信圖讖多用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紀述咸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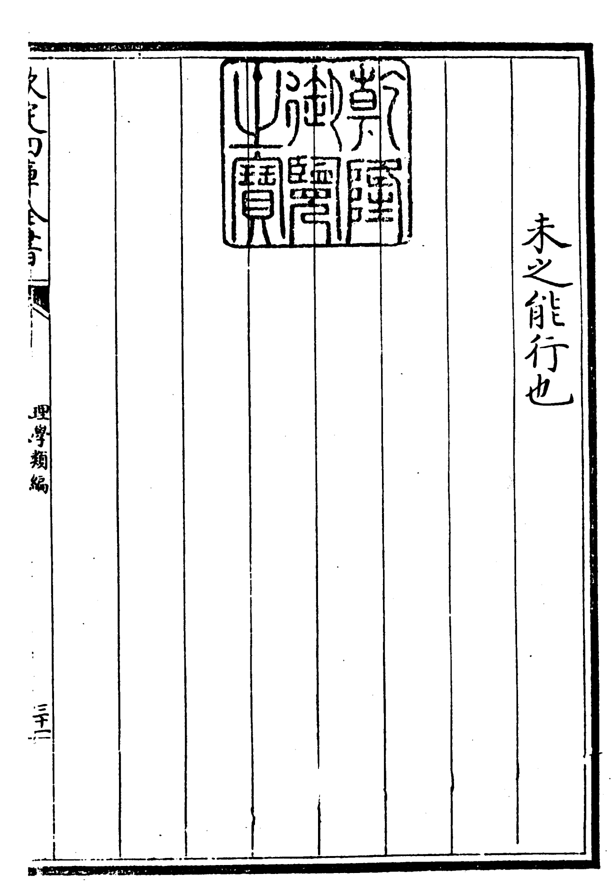
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葢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

張衡以儒者爭學圖讖上疏曰圖讖成於哀平之際皆虛偽之徒以要世取資欺罔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候卦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

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
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
真氏曰讖緯者末世之邪説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間
蓋得之矣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
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
畔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
哉

右論讖緯之説　愚按讖緯之説秦以前未

之聞也始皇時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録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此其圖讖之所始乎其後王莽以金匱符命而篡漢遣五威將帥頒符命四十二篇於天下光武之即位也以赤伏符之言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鬭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由是信用圖讖終漢之世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先儒歐陽子嘗議取九經註疏删其讖緯之文惜乎當時



未之能行也

理學類編卷八